

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

XIEGEI
YANSHU XIANSHENG
DE QINGSHU

吉祥夜

— 作品 —

下

册



那年韶光正好，我尚年少，我知道你会来，我自去等待。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[下册]

写给鼯鼠先生的 情书

吉祥夜

作品

Chapter 07

萧伊然纠结半天，最后想想算了，别这么矫情了，又不是没一起睡过，而且他们也快结婚了！

于是她取了床被子、一个枕头铺在床上。一起睡吧，不盖一床被子就好了！

然后她把随手扔在一旁的外套拾起，抖了几下，却不料抖出一个东西来。

萧伊然拾起来一看，羞恼的同时，心里一片雪亮！她暗暗冷笑，宁小四，什么叫出租车不肯开进来？是你自己主动要求在街口24小时便利店下车的吧？

“怎么了？”身后忽然响起他的声音。

洗完澡出来了？

她暗暗哼了一声，猛然转身，笑嘻嘻的样子，一脸天真道：“四哥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”

他脑袋嗡的一声，顿时一个头两个大：“是……是口香糖……嗯，口香糖……”

他伸手去抢，她却飞快躲开，手藏到了身后：“口香糖是吗？那我明天拿去给我爸吃……”

“别！”他自己都想笑，“姑奶奶！我错了！快还给我！”

“宁小四！我说你怎么大半夜跑来呢！原来你怀了这样的心思！你个坏蛋！”她将手里的东西用力一扔，那东西撞到墙上又掉了下来。

她将门一拉：“你赶紧给我滚回去！”

“嘘！小声点儿！”他也没工夫去管地上那东西了，直哄着她关门，“我错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别把萧叔叔给闹醒了！”

见她还板着个小脸，俏生生的模样，微嘟的唇瓣如同水晶糖果一般莹润，宁时谦不由得又有些心猿意马，恨不得扑上去在那唇上咬几口。

但如果他那样做了的话，今晚估计真的会被打出去了……

当下还是一个赖字诀，他往床上一躺，双手举在耳边投降：“我错了，明天罚我！随便怎么罚！今天睡觉吧啊！睡觉！你也累了是不是？”

他一个大男人，就这么穿件米妮卡通裙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，米妮头上还扎着个粉色蝴蝶结，配着他黝黑的皮肤，作个求饶状，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。

她用力绷着脸，才逼得自己没有笑出来。

“别压着我的被子！盖你自己的！”她没好气地捏住被子的边用力一甩，把他甩开，再用另一床被子把他裹住，“今晚睡你自己被子里，越过边界者剁！”

新的被子带着女孩子房间里特有的清香，将他裹了个严严实实，宁时谦晕头转向，脑袋一晕，嘴巴又有些管不住了，头伸出来便贱贱地问了一句：“剁哪里？”

“我错了！我错了！”一说完他就知道自己闯祸了，脑袋往被子里一缩，把自己卷得跟个蚕蛹似的。

她站在床边，看着那只巨型蚕宝宝，却没有他意料中的怒气，反而微微一笑，看了他好一会儿，才悄悄地在他旁边睡下，睡在她自己的被子里。

萧伊然从没想过有一天，会以这样的情形和他同榻而眠，她曾犹豫过，甚至抗拒过，可是此时此刻，她却觉得，原来还不错……

他等了许久也没等到有什么动静，悄悄从被子里探出头来，身边已经多了一张如花的睡颜。

灯光下，她白皙细腻的皮肤没有一点儿瑕疵，脸颊上胭脂似的红晕淡了些，变成浅浅的粉色，好似花瓣揉碎了渗进皮肤里。

桃花浅深处，似匀深浅妆。高中时背的古诗，说的就是眼前这样的风景吧？分明是冬天，他想到的却偏是这句诗。

宁时谦到底没能忍住，凑过去在她额头上轻轻印了个吻，却不满足，再轻轻向下，鼻尖、唇瓣，轻轻一碰，便被攫取了所有呼吸……

可是，他又不肯继续，只是轻轻一碰而已。

宁时谦老老实实退开，关上灯，黑夜将所有悸动与不安包围容纳，整个世界静得只剩下窗外不眠不息的风声。

他唇上还记着刚才那个火热的印记。

明天的太阳，拜托不要早起。

第二天，却是个明媚风停的日子。

萧伊然醒来的时候只觉浑身温暖而舒服，淡淡的不属于她的气息钻入呼吸，她才猛然想起昨晚的事，以及身边的人。

她轻轻转身，入眼便是某人犹如山峦起伏的侧颜。这张她看了二十多年的脸，忽视了二十多年的脸，在这样一个清晨，如拨开袅袅云雾，这般远山笼烟地出现在她眼前，竟让她的心不小心漏跳了一拍。

觉得自己大清早盯着一个熟睡的男人看有点儿奇怪，她的脸渐渐热了起来，萧伊然轻手轻脚下床，去了洗手间。

嘴角依然含着笑，这家伙，让他老老实实睡觉，不准过界，这一晚上果然老老实实的呢！

她刚进洗手间，门上就响起了叩门声。

身为一个警察，睡得再如何安逸，警觉这种基本的职业素养还是有的，何况不仅有人敲门，还有人在外喊：“然然？”

宁时谦睡得很舒服，迷迷糊糊间下意识问了句：“谁呀？”

问完后，他骤然清醒，睁开眼，不得了，他睡意正浓，完全忘了自己身在何处了！作为一个警察！真是不该！

所以，门外的人是……

宁时谦惊恐地一坐而起。

就在此时，门从外面被打开了！

萧城显第一眼就看到宁时谦坐在床上，穿了女儿的米老鼠花T恤，一脸没睡清醒的样子！

萧城显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自己心中的怒气了！

在女儿的门外敲门！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！作为一个父亲，心里是什么感受？

他推开门后，果然看见了他最不想看见的画面！

所以，宁家小四！你不乖乖受死还待何时？！

萧城显四处看了看，没有什么可以上手的东西，操起走廊过道里的一个古董花瓶就往房间里冲。

“萧叔！萧叔！您悠着点儿！您说过那是宋代的……”宁时谦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，他有心想跳下床跑一跑，但想到自己除了米老鼠T恤就穿着小三角，这模样满屋子跑只有死得更快的！

对于萧城显来说，宋代的也好，远古的也罢，都没有他的宝贝女儿来得宝贝！

眼看这花瓶就要从萧城显手里脱手而出了，他忽然站住脚步。

宁时谦大难不死，呼出一口气来，顺着萧城显的目光往他脚下一看，顿时魂飞魄散，觉得自己刚才不如被花瓶砸死……

萧城显也放下了花瓶，弯腰拾起这个对于男人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的东西，气得脸都扭曲了：“宁小四！”

宁时谦急了，大喊：“萧叔！我没有用它！没有用！”

没有用它？！

没有用它！

空气突然安静……

宁时谦正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就见萧城显扑了上来，疯狂地大喊着：“我打死你个小浑蛋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”

“不是……”宁时谦终于明白这不对劲是怎么回事，有心要解释，却忽然灵机一动。

话说死有多种，或重于泰山，死得其所；或轻如鸿毛，死也白死！

所以，既然他今天非死不可，不如让他好好地死上一死！

宁时谦抱住头，任萧城显的拳头落在头上、身上，大喊：“萧叔！轻点儿打！留个活口！打死我您外孙就没爹了！”

萧城显的拳头在空中停住，时间静止……

良久萧城显都没有反应过来：“外……外孙？”

宁时谦从萧城显的拳头下逃出，用被子把自己没穿长裤的双腿裹住。

萧城显终于明白过来，指着浴室，手指都在发抖：“然然怀孕了？”

宁时谦不敢撒这弥天大谎，迟疑不定：“我是说，万……万一呢……”他瞟了一眼地上的东西，不是没用吗？

说完他往前凑了凑，轻轻地叫了声：“爸！”

爸？被这个消息震得七荤八素找不着北的萧城显又被刺激了一下。

宁时谦见准岳父没反应，以为自己的小算盘打得很成功，又往前挪了点儿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所以……爸，我会负责的，反正都这样了，不如我和然然早点儿结婚吧！”

“谁是你爸！”一声怒吼之后，便见萧城显一把拉开萧伊然的抽屉，从里面找了把剪刀出来，冲着宁时谦奔过来，“臭小子！我阉了你！”

宁时谦吓得被子都掉了，光着两条腿在房间里绕着圈地跑，他只知道为了早点儿把十三娶回家自己可以死上一死，却不知道原来还可以生不如死！

“救命啊！十三！十三快出来救我！”

这里都闹得人仰马翻了！他就不信十三没听见！可是，她还不出来是怎么回事？

“一大早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”一个女声响起。

宁时谦立马裹起被子把自己卷成了一个蚕宝宝。

萧城显的夺命追杀也终于停了下来……

能让萧城显如此听话的人只有一个！

宁时谦暗暗叫苦，没把十三叫出来，结果把丈母娘叫来了，也不知道等着他的是死是活……

白一岚站在房间门口，看着里面一片狼藉，还有一个举着剪刀，一个

卷成被子卷的男人，表情淡淡的，一丝喜怒哀乐也看不出来。

空气再一次安静下来。

萧城显慢慢地挪到桌边，把剪刀放下了。

宁时谦卷在被子里一动不敢动，想叫声白阿姨，又在想是不是该叫“妈”，叫了妈会不会被打？他觉得，这样的安静是种折磨，不知道丈母娘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啊，不如像岳父那样狂风暴雨秋风扫落叶，早死早超生不是？

沉默片刻之后，白一岚轻轻咳了一声：“都给我下楼来！”

白一岚一贯温柔，这会儿也柔柔的，实在看不出到底是什么情绪。

她说完就转了身，房间里两个男人立马对视，萧城显立马化作斗鸡眼，宁时谦没底气，脑袋慢慢往被子里缩。

只听已经离开的白一岚头也不回地又喊了声：“萧城显？”

轻轻的一声，尾音上扬，跟唱曲儿似的好听，可对萧城显而言分明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，他跟白一岚生活了二三十年，太有经验了！

萧城显指了指宁时谦，意思是：小子，你等着瞧！而后，他便垂头丧气地跟着妻子下楼去了。

宁时谦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，躺在床上长长舒了口气，起来换衣服下楼面对丈母娘去！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求娶成功！

他估量了一番，在这个任务里，丈母娘才是终极boss！岳父的战斗力遇上丈母娘就可以忽略不计！所以，他的路线直指丈母娘！

他刚穿好衣服，浴室门就开了，萧伊然洗漱完，清清爽爽地出来了。

宁时谦犹如看见了亲人！

他顿时觉得委屈极了！刚才多凶险！

“十三……”他张开双臂，一副求抱抱的样子，“刚才你为什么不出来救我？”还有一句他不敢说：我差点儿被你爸剪掉了你的终生幸福……

萧伊然伸出一只手来，撑在他的鼻子上，阻止了他求抱抱的势头。

他昨晚买的东西已经被萧城显摆在桌子上了，很显眼的，就在他们眼前。

她斜斜看了一眼，哼道：“你活该！谁让你不安好心？”

“不是，我冤枉啊！”他觉得自己很有必要解释一下！话说他从小就

是五讲四美社会主义好青年，怎么可能居心叵测怀有这般龌龊的思想？那不是他的人设！那是萧伊庭啊！“我真的没有想和你那样，我……我经过那里，看见便利店了，突然想着万一呢？对不？”

他发誓，他来的时候傻乎乎的都不知道为啥要来！就是睡不着！就是想见她！然后，车开到路口，他就脑抽了……

“万一？”萧伊然憋了一肚子火呢！刚才这人在她爸面前胡说八道了些什么？“你就是存心想和我万一吧？”连孩子他爹这种话都从他嘴里蹦出来了！

“不是，我真没想……”宁时谦连连摇手，“我是怕，万一你想呢……”

然后，宁时谦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就没有然后了……

宁、萧两家这桩婚事，并没有宁时谦想象的那么大阻力。

那天宁时谦和他准岳父被白一岚拎下楼，白一岚就甩给他一句话：“问问你爸，什么时候有空，过来商量着把日子定下来！”

他准岳父在一旁咆哮着跳脚抗议，可抗议无效啊！

宁时谦就这么把他的小媳妇给定下来了！

萧伊然就这样进入了待嫁的日子。

说是待嫁，却好像从头到尾没她什么事，倒是白一岚成天忙得团团转。萧伊然感觉对于白一岚来说，在最初吾家有女要嫁人的小伤感过去之后，就陷入了亢奋的买买买模式，恨不得把整个商场搬进宁时谦那套房子里去……

哦，对，萧伊然还是有事要忙的。

这段时间她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拍婚纱照。

萧伊然回顾自己的从警历程，觉得身为警察，拍的婚纱照也一定要有警察的风格，所以坚持要穿警服在工作场所拍。

于是宁时谦去找了技侦的小刘给自己当摄影师，小刘喜欢鼓捣摄影，还拿过摄影比赛大奖。

宁时谦以为自己要费一番口舌才能游说小刘答应下来，万万没想到小刘一听就握着宁时谦的手，喜出望外：“宁队！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！谢

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！要知道，我学摄影这么久以来！除了拍尸体，就没机会拍过活人……”

宁时谦顿时全身一僵，呵呵干笑着，缓缓抽出自己的手，而后看向萧伊然，挤了挤眼：你确定还要拍？

萧伊然自然不信那些邪乎的玩意儿，给了宁时谦一个白眼：“拍！当然拍！”

宁时谦咳了咳：“那就……拍吧。”末了，他揽着萧伊然的肩膀，在她耳边小声说，“这事，回去别跟你爸说……”

他那时不时一出戏的岳父呀！宁时谦真是有心理阴影了！

宁时谦和小刘约了一个周末，地点就选在警犬大队。

小刘对这个地方很满意，宽敞，能拍出符合他们警察气质的婚纱照来！这不正是宁队下达的任务吗？

对了，萧警官是养警犬的啊！不是要拍出特色吗？警犬那么萌……

小刘灵光一闪，真是绝妙的主意啊！

“宁队、萧警官！我觉得要拍出特色的话，可以把贝贝牵出来啊！很有一家三口的感觉呢！”小刘一脸求表扬的样子，觉得自己真是天才！

宁时谦的脸色顿时耷拉下来，小刘，你还能再蠢一点儿吗？贝贝平时跟他抢口粮、抢抱抱、抢媳妇的爱心也就算了，他好不容易结个婚，还要来跟他争新郎不成？

宁时谦有心阻止，却阻挡不了萧伊然的脚步，新娘子大赞小刘一声，跑去找大队长老赖申请去了。

于是，贝贝欢喜雀跃地蹲在了宁时谦和萧伊然中间，还狗腿地绕着他的裤管嗅。有什么好嗅的？嗅到我嫌弃你的味道了吗？

“所有人都到齐了！咱们开始吧！”小刘开心地道。

宁时谦闷闷的，什么叫所有人都到齐？旁边这只也算人？

小刘架起了相机，开始忙前忙后。话说他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这次拍照的呢！补光板啊各种镜头什么的都带得齐齐的！

在连续拍了一系列照片之后，小刘看着相机里的照片发愁。

“怎么了？”萧伊然凑上去看。

“这个……我怎么看怎么像集训的照片，一点儿也不像婚纱照啊。”

小刘看看照片，再看看宁时谦和萧伊然的着装，很是发愁。

萧伊然寻思了一番，不得不承认：“的确没有婚纱照的感觉。”

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带一只狗，确实像集训……

小刘建议：“还是要一个人穿礼服才好。”

“嗯。”萧伊然点点头，礼服好像是带来了的，可是她想的“一个人”和小刘想的“一个人”则是两回事了，她想保留职业特色啊！

所以，她取出了宁时谦的礼服。

小刘在一旁跟着连连摇头：“不行不行啊！宁队穿礼服跟你一拍，拍出来的感觉像两个男人了！”末了，觉得自己用词不妥，小刘连连吐舌，忙道，“婚纱照婚纱照，一定要有婚纱才行！”

所以要穿婚纱？

可是她不想啊！她要穿制服！她是帅帅的警察！

于是，萧伊然捧着礼服往宁时谦那边看。

宁时谦吓坏了，想起了小时候她捧着一条粉红裙子来找他，吓得他跳窗逃跑的惨烈画面，立马义正词严地拒绝：“我不穿！我就穿警服！”要他穿婚纱？杀了他吧！他以后还怎么在警局混？再宠媳妇他也不能宠到这个份儿上！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！

萧伊然横了他一眼，拿出婚纱头纱奔过去。

宁时谦捂住脑袋誓死抗争：“不戴！要头没有！要命一条！”

他抗争了半天，没感觉到下文，却听十三清脆的声音响起：“好了，拍吧！”

怎么回事？

宁时谦睁眼一看，却见贝贝的头上顶着她的头纱……

“小刘！开始了！”萧伊然抱着贝贝的头，嘟着嘴，亲贝贝的样子看起来充满幸福感。

宁时谦在一旁冷眼看着，记忆中好像自己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呢！什么时候她能亲亲他？而那只贝贝呢？居然也眯着眼作陶醉状！

所以呢，他杵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？这个画面有贝贝和她就足够了嘛！婚纱照嘛！呵呵！他活脱脱就是多出来的那个第三者！

对面的小刘偏偏还一直在喊：“宁队！你笑一个呀！笑一个嘛！宁

队，你表情不对！宁队！笑啊！你是结婚呀！不是谁欠你千八百万你去讨债啊！宁队……”

哼！他笑得出来吗？

讨债？

没错！他就是讨债的！他要从贝贝那里把媳妇讨回来！

然而，宁时谦每一张都僵着脸的照片已经激起了他媳妇的愤怒：“你跟我拍个照片有多苦大仇深，这么不乐意那不拍了行吗？”

他敢不乐意吗？他笑还不行吗？

十三拍拍贝贝的脑袋：“贝贝，亲亲爸爸！”

宁时谦的内心是拒绝的！

最终，小刘的相机里留下了一堆他皮笑肉不笑的照片。

拍完后，萧伊然满意地抱着贝贝夸奖：“宝贝，你可真棒！比爸爸上镜多了！”

呵呵！

作为一只长得膘肥体壮的大狗，还要抱抱亲亲举高高！你好意思吗？

“宁队！我敢发誓，这将是婚纱照史上最出色的一组作品之一！”小刘兴奋地收拾着他的工具，“你想啊！拍照技术好的，没有特色！有特色的，他再有特色，也没谁有警犬这个大招啊！贝贝真是咱们这照片里最大的亮点！宁队，我这主意出得怎么样？”

好气哦！可还是要保持微笑呢……

真的要嫁人了。

结婚前一天两人不能见面，宁时谦打电话过来和她煲了大半个小时电话粥，挂电话的时候萧伊然滋生出一些依依不舍的情愫，这在从前是没有的。哥哥和老公，终究还是不同的，她在慢慢地体会，慢慢地学会转变。

萧伊然刚挂电话，白一岚便来房间找她，说是她有朋友来拜访。

萧伊然换了衣服下楼，还在楼梯上，就看见客厅里美貌逼人的女子——江琳。

“江琳姐！”宁时谦曾经的女神，回国了？

“然然！”江琳张开双臂，冲着她热情地笑。

浅浅一个拥抱之后，江琳的笑容里便带着假意的嗔怪：“你们俩可真是，结婚了也不通知一声！如果我不是赶巧回国，还不知道这事呢！”

萧伊然笑了笑：“你在国外嘛！怎么好意思兴师动众的！”

“宁时谦那小子可是早说过的，娶你的时候一定请我喝喜酒！这家伙言而无信！”江琳看起来很兴奋，比萧伊然这个当新娘的还兴奋，紧紧抓着萧伊然的手，“哎！这小子终于娶到你了！我都替他着急！”

萧伊然还有些不适应眼下这情况，江琳和宁时谦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

“对了，事先也不知道你们要结婚，没有特意准备礼物，这个送给你们！祝你们幸福！”江琳把礼物交给萧伊然。

萧伊然一看，一对情侣对表啊！乖乖，价值不菲。

她有些迟疑：“江琳姐，这……太……”

“拿着！”江琳一直有着御姐气魄，“我是真替你们高兴！不枉那小子爱了你这么多年！总算有结果了！”

萧伊然心里这本账其实有些糊涂，宁时谦对她的好，她从不怀疑，大概也是爱自己的吧，只能说大概，因为她和宁时谦之间到底是爱情多还是亲情多，她到现在还分得不是很清楚。而且，她曾经在高中时主动表白遭到拒绝，而宁时谦那时候爱的不是江琳吗？

江琳高兴的样子全然不像作伪，也没留意到萧伊然懵懂的眼神，只顾握着她的手说话：“到现在了，然然，我也不瞒你，姐是个有啥说啥的人。当年啊，宁时谦又酷又拽，高中的时候喜欢他的女生都可以围着篮球场绕好几圈了！我也是其中之一！亏我自诩女生中的佼佼者，为了追他还跑去他们部队！结果被他硬生生给拒绝了！好在还有两家长辈的情分在，我们俩做不成情人做了朋友，不然我也跟其他女生一样的命运，被他的冷脸冻结在他方圆十米之外！”

萧伊然听得瞠目结舌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不是宁小四暗恋江琳吗？怎么变成江琳追他？

江琳却误会了萧伊然的意思，以为她生气了，忍不住捏了捏她的脸：“想什么呢？我既然能跟你说，就表示我心里没鬼！谁不知道他心里只有你一个啊！”

萧伊然想想也是，她认识宁时谦二十多年了，除了自己，还真没见过

他身边有别的女孩儿，说他是女生绝缘体毫不为过。只是她早已经习惯了这样，从没去想这跟爱情有关。

“说实话，其实很多女生都羡慕死你了，直到现在人家提起宁时谦，还是羡慕你！至少在我们周围，没有见过哪个男人像宁时谦对你那样对待身边的女人。”江琳感叹了一声，“他那么爱你啊……”

“哪儿有啊！”萧伊然完全出于习惯地谦虚了一下。

江琳却笑着点了点她的鼻子：“身在福中不知福！我都记不得多少次了，上着晚自习他就旷课跑回去，不是十三要吃谁家的冰激凌，就是十三要吃谁家的糕点，再不就是十三哭鼻子了！你啊，是他的全部，为了你，他可以放弃全世界！”

萧伊然低头，眼里弥漫着泪水，江琳只道她害羞了，又一番打趣。

江琳也知道今晚萧家有事要忙，说了一会儿话就走了，萧伊然却因江琳的话久久无法平静，耳边回荡的一直是江琳那句“他那么爱你啊”……她知道的。

晚上，萧伊然好几次想拨个电话过去，她想告诉宁时谦：我会努力，以后，你也是我的全部。

第二天一大早金光推散漫天重云，温温和和地拥抱着整个大地，阳光照在树叶上，叶尖都闪着亮光。

接亲的队伍就这般沐浴着阳光闯入了萧家的大门。

伴娘团是不会让宁时谦这么容易把新娘接走的，各种整人的法子折腾了一圈，把宁时谦都整出汗来了，最后还有刁钻的问题候着他。

“宁队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们萧警官的？”汤可趴在门口，笑着大声问。

“什么时候啊？我想想……”宁时谦眼睛里的柔光让今日窗外的阳光都失了色，“我想不起来了！也从来没去想过。大概我先她几年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为了大她几岁，可以有能力护着她、捧着她的，牵着她的手陪她走所有的路吧。”

“这么说，宁队是从萧警官生下来就喜欢她了吗？”汤可大声笑道。

宁时谦一笑，也没否认：“大概是吧！”

汤可原本想嘲笑宁时谦，可一转眼，却看见萧伊然哭了，便怎么也不好意思再笑。

“怎么了？”汤可检讨自己是不是玩儿得太过火，惹萧伊然生气了。

萧伊然却摇摇头，示意没事。

汤可不敢再胡乱开玩笑，一本正经地继续问：“宁队，你说说，什么是爱呢？”

外面的人沉默了一会儿，似乎笑了一声，才道：“我也说不好。我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，更不懂得浪漫，说白了我就是一个大老粗。一个大老粗说什么爱不爱呢？我只知道一辈子对她好，只对她一个人好！满足她所有的愿望，她需要我时陪在她身边，她哭的时候哄她，累的时候背她，饿的时候买吃的给她……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，可能做得不好，远远不够，好在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，我会努力做得更好。”

他果然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啊，二十几年的宠爱和陪伴，在他嘴里就是这么几句朴实的话，还说做得远远不够，如果这样还算不够，那怎样才够？

他在门外微笑，她却已经在门内哭成了泪人。

萧伊然不想再等下去，竟然一把推开汤可，自己就把门给打开了，一张泪脸对上了他的微笑。

门突然打开，宁时谦微微一惊，再看见她哭成这样，更是慌了神，却还来不及问，她便扑入他怀中，双臂搂紧了他的脖子。

他手里还拿着捧花，一时也不知该扔掉花还是抱着她，呼吸间全是她身上的馨香，脑袋开始犯晕，若不是强行稳住，他都快站不住脚了。

“这是怎么了？”宁时谦一只手揽着她的腰，柔声问。

萧伊然不说话，只是哭着往他颈窝里拱。

她还光着脚呢，是等着他来给她穿鞋的。

宁时谦将她抱起来，回到房间里坐下。

汤可向来是个机灵手快的，马上找了鞋子出来给他。

宁时谦接鞋子的时候用眼神问汤可：这是怎么了？

汤可也不知道，无措地摇头。

萧伊然见他们这样，也不好意思再哭了，忍着，努力笑道：“四哥，

我没事，我就是太高兴了。”

宁时谦给她穿上鞋，凑过来在她脸上亲了一下：“傻丫头，妆全花了！成小花猫了。”

汤可已经拿了粉扑过来，给萧伊然重新补了一遍妆。

萧伊然这才辞别父母，坐上了宁时谦来接亲的车。

车窗外，萧城显和白一岚含泪送别女儿，虽然嫁得近，可从此以后就是别人家的媳妇了……

起初两人还能忍住，眼看车越走越远，两口子的眼泪就哗哗往下淌。白一岚是个内敛的性子，还克制些，萧城显竟一点儿也不能忍，只差号啕大哭了，尤其进了屋子，他总觉得这屋子里少了一个人，便缺失了一大块儿，难受得左右不适坐立不安，无论宁家小四怎么在他面前发誓许诺，他都不放心他的宝贝女儿，冷了饿了受委屈了有没有人管？

下午才是按原定计划举行草地婚礼时间，萧城显到中午就恨不得去婚礼场地等着了，而且他真的去了！一直在场地里傻待了几个小时！

并没有大摆筵席，只是亲近的亲朋好友参加了婚礼，见证了属于萧伊然和宁时谦的幸福时刻。

萧伊然扔捧花的时候，众人哄抢，不承想魏末跟猴子似的，蹿起老高，一把就将捧花捞进了自己怀里。

汤可一跺脚，气得不行：“人家都是女孩子抢的，你一个大男人来凑什么热闹？”

魏末嘿嘿一笑，内心一个声音在说：我抢到跟你抢到有什么区别？不过，这话他不敢说，宁队的“万里长征”用了二十几年才走到，他的才刚刚起步啊！

说起来，宁时谦怎么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，虽然结婚这事是头一遭，但参加婚礼不知道混了多少经验值了，对于兄弟们闹洞房的套路再了解不过，而且，他通常还是闹得特别出彩的那个。

所以，这回为了防止自己的春宵一刻被打扰得太过分，宁时谦请了自己老爹在家里坐镇。

那帮调皮得跟猴崽子似的货，一进门看见大领导居中正坐，顿时傻眼了。

宁守义把他们请进来，让他们在自己对面坐了一排，上了茶、瓜子、糖这些零嘴。

皮猴子们一个个跟被上了金箍似的坐在那儿，彼此大眼瞪小眼。确定这是闹洞房吗？为什么感觉像开座谈会？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了吗？谁先来？

没有一个敢吭声！

最后还是领导先说话：“今天辛苦你们了，我代表时谦对你们表示感谢……”

好嘛！妥妥的开会的开头嘛！

一个个谦虚地摇手：“不敢不敢！应该的应该的！”

宁守义点点头：“个人问题是大事，有了坚固的后方，你们工作起来也更加没有后顾之忧。你们都是年轻小伙儿，还有哪些人没有解决人生大事？魏未？”

“报告，正在努力！”魏未苦恼死了，想了一堆整宁队的点子呢！看来用不上了！不知道今天这个“会”要开到几点……

可是，今晚还有机会吗？今晚只有领导给他们开会的机会！领导点了魏未又点段扬，这是要各个击破的节奏吗？

以魏未为首，众人陪着笑开始往门口挪，找着各种借口要告辞，从进门到撤退没超过十分钟。

等宁时谦和萧伊然回来的时候，家里干干净净，只有宁守义一个人在看电视。

宁守义见他们回来，也要告辞离开。

“爸，您就住这儿吧！”一想到老头儿要一个人回到冷冷清清的旧房子里去，宁时谦就觉得心里不好受。

宁守义摆摆手，怎么也不肯留下。

萧伊然觉得宁守义是怕打扰他们新婚，忙挽留：“爸爸，家里房间够多，您完全可以住下来的！而且，我喜欢家里人多，不然这么大的房子就我跟四哥两个人，太冷清了！”

宁守义笑了：“嫌冷清啊，就赶紧生个孩子玩儿！到时候只会闹得你们头疼的！”